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黑欲浪子

公孙千羽著



上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黑欲浪子

公孙千羽著



中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黑欲浪子

公孙千羽著



下

黑欲浪子

ISBN 7-80595-426-7



9 787805 954264 >

千
羽
日

ISBN7-80595-426-7

1.180 (全三册: 36.20 元)

旋风剑大系 公孙千羽 著

黑欲浪子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月娜
封面设计:永强
插图:大水

旋风剑大系
黑欲浪子
公孙千羽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4 字数:384千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80595-426-7/4·180

(上、中、下册) 定价:36.2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黑色的太阳	(1)
第 二 章	黑色的月亮	(39)
第 三 章	金蝉脱壳	(76)
第 四 章	断桥之计	(114)
第 五 章	月下良人	(151)
第 六 章	青出于蓝	(178)
第 七 章	龙归大海	(204)
第 八 章	素手诛仇	(230)
第 九 章	飞刀解重围	(258)
第 十 章	飞龙宝剑	(285)
第 十 一 章	魔 洞	(312)
第 十 二 章	席卷一空	(338)
第 十 三 章	巨 人 局	(364)
第 十 四 章	通天真人	(390)
第 十 五 章	欲海天魔	(415)
第 十 六 章	鬼层秘议	(441)
第 十 七 章	金蝉脱壳	(467)
第 十 八 章	妙不可言	(494)
第 十 九 章	魔林五豹	(521)
第 二 十 章	十四童子	(547)
第 二 十 一 章	包天三妖	(572)
第 二 十 二 章	横天浪子	(598)

第二十三章	新 剑 主	(623)
第二十四章	金童战玉女.....	(659)
第二十五章	包藏祸心.....	(695)
第二十六章	奇 城.....	(722)

第九章 飞刀解重围

沙士密，尚文若，尚文庄等三人为了查探小弟尚文强的下落，他们只有四处奔跑，当他们商议后，岂料那匹黑龙鳞又跟上了，于是三人和一马，迺向北京方面寻去。

这一天的中午，他们赶到一座镇上吃了午饭，出镇时忽然看见十五个大汉走在前面，尚文庄噫声道：“金莲教人！”

沙士密道：“他这批人显然有什么事情？”

尚文庄道：“我们盯他一会再采行动如何？”

沙士密点头道：“他们有人认得你兄妹嘛？”

尚文庄道：“没有！”

沙士密道：“你兄妹为何一见金莲教人就能认出来？”

尚文庄道：“凡是金莲教徒，他们所穿的衣服上都有莲花暗记，但却不在一处，这就不明他们的原因了。”

沙士密啊声道：“这个我倒没有留意！”

三人暗暗盯了几里，岂知那批人竟是沿着长城西进，尚文若不耐道：“他们一定是去京城的！”

沙士密道：“不对，上北京怎么不走大道，何必绕小道走远路？”

尚文庄向妹子道：“三妹，一切由你士密哥作主，你不可急躁！”

尚文若道：“我就是见不得金莲教人。”

沙士密笑道：“当动手的时候，我仍旧让你出气，总之这批人一个也逃不了。”

到了晚上，前面又现出一座镇，尚文庄向沙士密道：“这批东西可能会入镇过夜？”

沙士密道：“他们停时，我们也停，落店更好探听他们的消息。”

前面十五个大汉真的入镇了，这时路上往来的行人多了，沙士密立即示意接近他们。到了镇街上，眼看那批人落到一家客棧里，于是三人也走了进去。

店家一见来了两批人，立即上来两上伙计相迎。

大汉们中间为首的向伙计沉声道：“有上房没有？”

那伙计连声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，贵客要几间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五间，要一连的。”

那伙计陪着大汉们去后，另外一个走近尚文庄道：“公子也要上房嘛？”

尚文庄看看沙士密。

沙士密接口道：“伙计，我们是北京来的！”

店伙计哪有笨家伙，闻言瞄了走还不远的那批大汉，立即轻声道：“小的知道，公子也要上房，最好是接近一点，对嘛？”

沙士密正色道：“多给小帐，不可乱说话。”

伙计轻声道：“公子，我们不是外行，敝店最近像公子这种人住过不少了。”

沙士密点头道：“那房子交你办，我们上楼先吃点东西。”

酒楼上有雅座，隔有帘子，三人进了雅座，吩咐酒保将酒饭火速开上。

当酒菜上齐时，忽听楼梯口上来了一大批，恰好酒保偷偷的闪进雅座轻声道：“公子，小姐，那批家伙也来了。”

他说完出去，尚文若感到奇怪道：“丑大哥，你和这酒保搞什么名堂？”

尚文庄轻声笑接道：“我们冒充办案的，酒保非常精灵！”

尚文若又待开口，但听到那批人竟择定了雅座附近，于是不敢

出声。

这当口，酒楼上竟没有第三批人，以致那些大汉说话毫不顾忌，只闻一个粗鲁的声音忽然叹声道：“大师哥，在人家手下工作，比咱们当年同伙儿闯江湖大不相同了，当年我们上有师傅作靠山，天塌下来有山顶，真是一批自由活跃的小山马，而今天呢，嘿嘿，自从投靠本教之后，可说一点也不自由啦。”

忽有一个沉声道：“老八，说话要当心一点！”

原先那声音哼声道：“老大，你愈来愈缩头了，这儿没有别的人，难道还怕教主听到？”

那老在也叹声道：“恨只恨那沙沉天小子，我们的师傅如不死在他手中，今天我们还投什么金莲教，现在我们仇不能报，反而被人家奴隶了。”

另外一个阴沉的声音也接口道：“老大，我就不明白教主是怎么回事，她下点子不下手，单向其家里杀人放火，昨天三堂主来报说四海苍龙和鲸神在海边，可是她反派三堂主带着手下烧庄杀人，这到底算什么？”

老大的声音冷笑道：“老五，这叫作先伤其心，后杀其人！”

那老五的声音骇然道：“那么这次我们第四堂人去罗文峪也是照样文章罗？”

老大道：“归海翁是有名的武林硬汉，他在当年还与教主拚过一场，现在他不但肯入教，甚至是本教的一大对手，目前乘他不在家，因之我们分三路去杀他全家。”

外面所说一切，雅座内听得十分清楚，沙士密大惊，急急传音问尚文庄道：“归海翁是什么人？”

尚文庄道：“是与家祖齐名之人，但与家祖个性不同，生最喜管闲事，同时从不告人姓氏，因之江湖上知者不多。”

沙士密轻声道：“我们今晚不落店了，等会你去退房子，我们要赶到他们前面。”

尚文庄会意，等那批人吃完先下楼后，他向沙士密道：“你带三妹去牵马，等在西镇口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未几，三人都在西镇口会齐了，沙士密问尚文庄道：“罗文峪在什么地方？此去有多远？”

尚文城道：“顺长城走七十里，罗文峪镇在长城内侧，归海堡在长城外石山上。”

沙士密道：“你兄妹快骑上马，加紧奔驰，我们要在天明前赶到！”

尚文庄应声是，拉着尚文若飞身上马，沙士密则展开轻功，三人连夜飞赶，其势如电。

在五更刚过之际，三人已登上归海堡，可是突闻堡内有人大喝：“什么人？”

沙士密闻声骇异，忙向尚文庄道：“噫，堡内有准备！”

尚文庄摇头道：“绝对未知消息，这是堡内经常的布置，他们在守望。”

沙士密立即向堡内答道：“我们是日月镖探局的！”

答完又向尚文庄道：“堡中人口不少嘛？”

尚文庄道：“我没进过归海堡，但听爷爷说过，据说归海堡是新建的，堡中住有归海翁一族约几十家人口，差不多都是亲属，归海翁本人有四个妻子，十三个儿子，孙子更多，他最小的儿子比我还大一点，这一家人都有很高的武功。”

沙士密笑道：“我事前不清楚，早知如此，又何必急急赶来。”

尚文若正色道：“金莲教第四堂的力量大得很，全归海家也不是对手，我们来得并不冤枉，否则敌人非得手不可，何况敌人是准备偷袭。”

堡墙上忽然出现几个中年人，其中一个五十余岁的大声问道：“咱们这里不是镇集，你们镖探局人前来作甚？”

沙士密朗声道：“在下要见老堡主有话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你们要拿出证明才行。”

沙士密笑道：“没有证明，不过在下面是局里的镖师沙士密，这二位是兄妹，他们是我朋友！”

中年人啊声道：“原来是风闻江湖的沙士密师傅，快请进。”

堡门开处，立有一个少年走出，替沙士密等接过马，和声道：“沙师傅请，里面有我二伯父相迎。”

堡内房屋栉比，居中的屋子比较高大，那在墙上答话的中年人哈哈笑着迎道：“沙师傅原来是个这么年青的俊彦！”

沙士密拱手笑道：“阁下莫非是二堡主！请问老堡主在家嘛？”

中年人连声道：“在下归海峰，排行正是第二，沙师傅，你有什么要事嘛？”

沙士密道：“有重要事情须面会老堡主。”

中年又哈哈笑道：“沙师傅来的真是时候，要是昨天，家父恐怕还未归来哩，请！”

中年人陪着三人走进一座厅堂，让坐献茶后，中年人道：“这二位贵姓？”

沙士密笑道：“这是敝友尚家兄妹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，三位请用茶，区区入内请家父出来。”

沙士密道：“有劳了。”

中年人进内未几，忽见他陪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走出，那老人满口络腮胡子，头发半白，满面红光，精神健旺，身材魁梧，一见三人，立即朗声大笑道：“哪位是小诸葛沙师傅？”

沙士密带同尚家兄妹起身道：“来的是老堡主嘛，晚生不敢！”

老人大笑道：“真是后生可畏！原来沙师傅这么年青，老朽归海翁，恕未远迎。”

沙士密笑道：“前辈名震武林，晚生有幸得遇长得，惟清晨打扰清静，尚乞见谅。”

老人大笑道：“咱们都是武林人，沙师傅请别客气，快请坐。”

大家坐下后，沙士密又替尚家兄妹重新介绍，之后才正色道：“老前辈，近来江湖情形如何？”

老人大笑道：“沙师傅莫非是问武林动态？”

沙士密笑道：“这是我们的本行，相信老前辈了如指掌。”

老人正色道：“这真是一言难尽，局势非常混乱，黑道横行，血腥四起，巨案不断发生，同时金莲教更展开扫荡武林之势了。”

沙士密道：“贵堡雄居武林，不知对金功教采取什么对策？”

老人郑重道：“该教教主虽与老朽在当年有点过节，但未必发动大批高手前来下手，老朽对此可说有几分把握。”

沙士密笑道：“晚辈是生意人，这次前来，希望与前辈作点买卖！”

老人哈哈笑道：“老朽既无重货托你，又无失物可寻，鏢，探二字无从谈起，少师傅难道另有一行不成？”

沙士密朗声笑道：“老前辈请恕晚生放肆，府上日前正须鏢，探二字！”

老人忽然一整面容，沉声道：“少师傅此话怎讲？”

沙士密道：“老前辈先谈‘保’还是先谈‘探’？若先谈探，晚生可以开价！”

老人沉吟不语，其子接口道：“少师傅，可有什么消息？”

沙士密道：“只要府上能出得起价，在下即将消息说出。”

老人忽然起身道：“少师傅，你开价吧？”

沙士密大笑道：“一宿两餐不贵吧！”

老人解颜道：“不贵，不贵！”

他忽又哈哈笑道：“少师傅这次买卖恐怕是贵局最低的要求了。”

沙士密微笑道：“可说是晚辈私人作一趟生意！与敝局不发生关系。”

老人郑重道：“少师傅，金莲教真的要来敝堡下手么？”

沙士密也正色道：“已知的是该教第四堂全部人马分三路来袭，其他有无高手协助则不得而知，时间不在今天就在今夜！”

老人猛的跳起道：“第四堂有四五十余高手，金莲教竟要将敝堡毁掉。”

沙士密道：“前辈觉得如何？”

老人紧张道：“老朽不是长他人志气，敝堡顶多能敌其半数！”

沙士密微笑道：“现在你老该谈保字了！”

老人拱手道：“贵局与老朽毫无关系，难道真来了一批师傅相助老朽？”

沙士密哈哈大笑道：“晚辈先说过，这次是晚辈私人作生意，因为敝局对这件买卖还不知情。”

老人忽然叹声道：“少师傅，承蒙你们三人来助，老朽由衷感激，不过敌人势力太大，老朽不愿连累你们。”

沙士密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莫忘了我们是作生意，在生意上言，晚辈如保不了，那是要赔本的！”

老人叹道：“少师傅别开玩笑……”

继而忽又一顿，郑重道：“对了，这是作生意，这样吧，少师傅，请三位马上带着老朽两个小玄孙离开吧，这算是老朽交保的货物了！”

沙士密摇头道：“晚辈不保则已，要保就是大批货，少数货物晚生也不急急赶来了。”

老人突然正色道：“三位真要以生命帮助老朽！”沙士密道：“没有十分把握，晚辈岂敢夸口！”

老人突然目露神芒道：“这不是开玩笑吧！”

沙士密道：“前辈，请火速通知堡中老少藏起！不是高手就勿使露面，这时再不布置，迟恐来不及了。”

归海老人已无暇揣摩三人的武功如何，因为他知道敌人的来势一定甚强，于是急急吩咐其子道：“老二，快去打警钟，你们兄弟

火速布置，为父的还要和少师傅商量商量。”

归海峰领了父命急退，未几堡中钟声急鸣。

沙士密向老人道：“老前辈，贵堡通常的布置如何？”

老人道：“本堡钟声分三等，一等七声，那是火警，二等八声，那是黑道向本堡寻仇，三等九声，那是最紧急的讯号，此钟一响，凡是无用处的老幼妇孺都得藏入地下密室，留下的即为对敌之人。”

沙士密道：“府上能派上用场的共有多少人？”

老人道：“孙辈中有二十五人，加上三个犬子，余者有十一个女的！”

沙士密道：“府上人数真不少，不过人多最易乱，老前辈到时如何才能控制不乱倒成问题，因为敌人这次是分数路前夹暗袭，大举放火，存心将人堡一并摧毁。”

归海老人无可奈何的叹声道：“舍下在武林薄负虚名，已往从未经过大敌，这次一旦真正遇到强敌时，其混乱当在意料中，少师傅何以教我？”

沙士密道：“当急之务，唯有严令所有人手在全堡四面埋伏，不许露面，禁绝出声，人人只许向来敌暗袭，同时在堡内处处高挂风灯，意在使敌知道堡内有备而不敢冒然侵入，而且能收敌明我暗之效。”

老人叹服道：“此计甚妙，老朽立即要他们照办。”

沙士密又道：“前辈，还有一点必须吩咐下去，凡在堡外各要路上都设一只大风灯，灯上大书‘欢迎金莲教第四堂驾临敝堡’字样！”

老人道：“此举用意何在？”

沙士密道：“这是逼他们硬着头皮向本堡明攻之计，只要该教尚有一点知耻之心，此计定收预其效果！”

老人立即召来一个三十几岁的青年，急令照沙士密的话火速通知下去。

早餐只有老人陪着三人吃，堡内于此时一片寂静。

到了傍晚之际，沙士密对老人道：“老前辈现在可吩咐重要人物齐集堡门之外，同时将堡门大开，晚辈留下尚大哥协助前辈，但带尚姑娘去山下四处巡查，如有动静，必立即回来。”

老人连声道：“全靠少师傅帮忙了，老朽一切照办。”

沙士密又向尚文庄道：“大哥！你大概还不清楚堡外四周地势，最好乘此机会走一圈，但不要下山。”

尚文庄道：“你们两上山去罢，我和老前辈必须走一圈的，但你们可能被敌人困住。”

沙士密笑道：“我倒希望将整个来袭的敌方缠在山下，这样免得堡内紧张。”

刚到山下，尚文若忽然惊道：“长城下已有动静了！”

沙士密听了一会也骇然道：“长城下有打斗！”

尚文若急急道：“谁把敌人截住了！”

沙士密道：“不是金莲教来袭的人马，那只是两个高手在搏斗！”

三人急向长城下奔去看看，一到就看见两条黑影斗成一团，尚文若突然惊叫道：“一个是我表哥尹世杰！”

沙士密眉头一皱，他微感不快，不知其对尹世杰因何不顺眼，但点头道：“另一个是沙沉天，你表哥不是他对手。”

尚文若大急道：“丑大哥，你快阻止双方动手啊，我表哥是我爸爸是心爱的人，也是我仅有的表兄，他大概是寻我而来。”

沙士密暗叹一声，点点头，走近斗场朗声道：“二位请停手！”

尹世杰稍处下风，但他凌厉的攻势仍是猛扑不停；这时见尚文若竟和一个美少年回来，不知如何，他反向沙士密大喝道：“你凭什么叫停！”

沙士密仍朗声道：“二位因何冲突，可否停手和解？”

沙沉天冷笑道：“阁下多管闲事了，这东西强逞英雄，我非教训